

立
産
語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981

1



春臺先生著

翻刻必究

文庫01
A/981
1

立生語

全部

二冊

江都書肆

文刻堂藏板

立生語序

王弼州嘗作左逸短長也而曰獲



陽與齊之野豈以其修辭立說擬議成章錯諸戰國秦漢之間不可問疑乎亦唯自信之篤如是夫春臺先生著立生語十二篇蓋亦弼州之為哉唯是弼州作左逸短長也於戰國秦漢之間縱橫立說怪譎戲謔足以供間燕談論矣已安

在其有益於人也夫治生之爲急於人也自王公至庶人孰不由是卽古先聖王之道未嘗不自治生始仲尼曰足食安可誣哉先生豈不曰假令我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何不可者自孟子不慊於管仲後世動輒忽之富國強兵置而無能論焉則禮樂之治雖美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左傳僖公十四年

足而知榮辱使天下之人貧而樂道雖堯舜不能也嘗著經濟錄頗備代之治其書秘而藏之乃如此書亦其緒餘非徒以修辭立說弁州之爲而已而託諸古之人亦唯自信之篤必以其擬議成章錯諸戰國秦漢之間不可間疑也豈可不謂彬彬乎盛矣哉王公大夫苟能讀之而反求諸其身於治國家乎何

有亦唯白義綠耳御非其人猶之駑蹇
耳先生不欲輒示人門人小子或授之
者不啻蔡伯喈於論衡也先生沒後請
刊以傳世者多於是乎孤定保使余題

卷首云

寬延二年己巳夏四月

郡山宮田明謹序



產語目錄

上卷

鳥鷖第一

樂施第二

有土第三

琴乙第四

有人第五

阜賓第六

下卷

冷無疆第七

馮驩第八

四民第九

文侯問第十

物價第十一

良卜第十二

目錄終

產語卷上

鳥穀第一

鳥之為穀也。有待乎母之哺。馬牛之為駒犢也。有待乎母之乳。及其能飲啄茹芻也。莫不知求食之方。唯人子乎。生而在父母之懷三年。父母之於子也。乳哺撫毓。勞莫甚焉。人子受之。得以為人。則可以知止焉。然而三年之外。猶且食父母之食。衣父母之衣。而處父母之室。及其長也。目有見。耳有聞。手能把握。足能行立。口能言語。

穀苦候切鳥
子生須母哺而
食之名謂燕
雀之屬也

肩能擔背能負。一身百體無不成。無不若人。大哉父母之德也。人子於是乎可以知求自生之方也。猶且食父母之食。衣父母之衣。處父母之室。曠日彌久。不能自養厥身。而仰給父兄。豈不悲夫。何鳥獸之智。而人之不智也。是誠可怍也。人之於食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是食者人之所以生也。然得食之道。亦非一端也。或以力。或以事。或以功。或以德。或以蔭。或以惠。此數者。得食之道也。恩澤被及之。謂蔭。賑窮恤孤之。謂惠。

蔭由先德。惠由上仁。之二食者。非由己也。天也。其它無不由己求之者也。人非盡蔭子。求之而得食。不求則不得食。今夫一身百體無不成。無不若人。然且四體不勤。餬口游食。翫歲愒日。非鰥寡孤獨廢疾。而與乞人同其行者。曾何鳥獸之若哉。此其可恥也。孰大焉。故夫人不可以不求食。而求之有道也。得之與不得。固有命焉。乃若不求而得之者。幸也。幸非福也。食也者。人之所以生也。苟有以生。不知所以食而可乎。自天

左昭元年
愒歲
而愒日
注云
愒
皆令也

文人行之杖為扶
別作杖曰
血脈曰

子以至於庶人靡不有所以食焉故不知所以
食而食焉謂之素餐素餐者君子所惡也詩云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小人而素餐獲罪於君子
君子而素餐獲罪於天仲尼曰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其可不畏乎稷丘丈人語其子曰不掬糞
水不能成善農不斷筋脈不能成善工不傷肩
背不能成善賈不蹈死地不能成善士夫勞者
甘其食有事者安其居故人必饑而後知求食
寒而後知求衣窮而後知治生困而後知修身

雖有賢智者未嘗饑寒窮困莫知所以治生是
故饑寒窮困者人之所以善其身也何為惡之
邪夫人必知饑寒窮困之為可惡而後能知饑
寒窮困之不可惡者也未知饑寒窮困之不可
惡者雖未嘗饑寒窮困卒必饑寒窮困然後知
其可惡則已暮矣故患至而救之不若豫防之
裕人之所患莫近於饑寒故人之所須莫先於
衣食一日不治生雖未見其損積之則必有一
日饑寒若知一日饑寒之不可忍何可以一日

不治生乎。是故天子以萬機治生。諸侯以一國政事治生。大夫以其官職治生。自士以下各以其事治生。庶人之業。農工商賈皆所以治生也。至若入山而樵。入水而漁。羅雉置兔。豢豕牧羊。屠狗解牛。吹竽鼓瑟。擊劍弄丸。為巫為醫。賣卜占星。滑稽俳優。譚笑擅場。游說諸侯。或起為王者師。或教童子書計。其事雖殊。其所以為生一也。是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以治生為事者也。故人事至於治生。斯足貴矣。若作事而

不能為生。非事之罪也。作者之不勤也已。若曹生為人矣。有父有母。有兄弟。有親戚。耳目鼻口四體具。而無不如人者。蓋思所以為生乎。豈欲無事而食。與鰥寡孤獨廢疾者為伍與。丈夫之恥。莫大乎游食。男子之事。莫先乎治生。若曹勉哉。段干子聞之曰。善哉。教子也。夫鳥之為穀也。母哺之。馬牛之為駒犢也。母乳之。及其能自求食也。其母不復乳哺之。而其子亦能不餓。唯人之於子也。其養之不限。其子亦受之不辭。至於

丁年猶不知奮。一旦失其所依。而至窮餓者有之矣。若然者。非特其子之罪。亦父母之過也。由此觀之。稷丘丈人之言。可謂慈矣。東門般者。邯鄲大賈也。家僮千人。豪奢無比。東門般好色愛姬妾。嗜酒爲長夜飲。伎女數十人。日夜作歌舞。俳優侏儒不離側。東門般與之處。沈湎終歲。莫問家事。年五十無子。暴嘔血數斗而死。妻妾爭財。俱繫獄。僮僕離散。東門氏遂亡。張穀者。晉陽富室也。家世勤農。田園徧國。貲累鉅萬。牛馬不

知數。出則連騎。入則列鼎而食。賓客常填門。張穀少也。好學。博覽墳籍。文辭宏麗。兼善雜伎。甚口便捷。薦紳大夫莫不爲之斂襟。年三十不知耕。妻范氏亦富家之女也。不躬紡績。日鼓瑟而歌。子弟博奕。奴婢竊盜。張穀父死且十年。親戚離。家人畔。卒鬻田宅。而與其妻偕寄食于其客。董毓氏云。弦子曰。東門般淫于酒色。以絕其世。張穀淫于文藝。以喪其家。所由雖異道。而其爲愚則同也。鄉黨父老。以是日戒其子弟。而人猶

矜張毅何也。有二人爲其主守暴魚於庭者。其一人沈醉而睡。一人俯而讀書。於是有貓自東家來。銜其魚而走。須臾又有鳶飛來攫其魚而去。睡者不覺。讀書者驚。釋卷而起。睨而切齒。無益也。是二人者。其行不同。而失其守。無以異也。雖以學焉。免於戾。甘鞅問爲生於計倪。計倪曰。民生在勤。家道在儉。請益曰。毋改乃業。甘鞅悅而誦之。其人曰。何謂也。甘鞅曰。勤者所以生財也。儉者所以足財也。直勤不儉。財有不足。直儉

不勤。財無其原。二者皆不給之道也。克勤克儉。以守吾業。何生之不治哉。若甘鞅者。可謂敏矣。諺曰。父甘糟糠。子飽膏粱。孫拾遺糧。言得諸憂勤。喪諸佚樂也。天之於萬物也。不直生之。必有以養之。惟天不親養之。而屬諸地。地亦不親養之。俾物資給焉。是以鳥獸魚鼈昆蟲之微。無不得其養者。況於人乎。天地之養人也。將無厚乎。特人自薄之耳。豈特薄之而已哉。將且絕之。人有不克爲生。自底凍餒。而曰天地不我養者。是

謂誣天地罪莫大焉。夫天地猶父母也。父母之心莫敢不愛其子。然其子之遂生也與不。父母不能必之。故瞽瞍欲殺舜。而舜立爲天子。范中行氏。卿相晉國。而其子孫耕於齊。此二者皆非其父母之願也。故人能奉父母之德。而蚤辭其養者。丈夫也。能奉天地之德。而資養焉以終其生者。天地之孝子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

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與。孔子曰。有焉耳。望其壙則畢如也。視

其冢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鬲如也。此其所以息也。由是觀之。困倦而願息者。君子所弗與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夫自彊不息者。君子之所以則天而行也。民生亦無息者也。生而無息。則治生者亦豈可以有息乎。夫天行健而不息。是以能生萬物。君子自彊不息。是以能成其德。民勤動不息。是以能濟其事。故治生而治者。必勤而不息者也。若夫治生者。暫息則失其利。久息則貧。而饑寒並至。則其生泯

焉。欲無死得乎。然則人其不可以有息者與。秦后子鍼恃寵驕泰。奢侈無度。膏寢疾。夢一人鹿裘帶索。被髮而立。偃促。幡腹。面黑。貌甚醜。后子鍼惡之。旦日召醫和而問焉。曰。是何厲也。醫和對曰。若和所聞。是所謂魍魎者也。上古北鄙有富人曰戚蹕。偃促。幡腹。面黑。貌甚醜。常衣鹿裘帶索。被髮而居。性尤吝嗇。家貲鉅萬。儲蓄弗出。年老無子。疾弗肯求醫。死不葬。家人惡之。穢其尸。舉而棄諸壑。其尸化爲虺。入守其藏。鄰里因

縱火焚其藏。而虺亦死。遂爲厲。名爲魍魎。往往人睹之。則如公子所夢。有人負債而不償者。若夢若覺。必見是鬼。是鬼也。歲時佳節。必先期造其家。見是鬼者。邦君失其尊。策士失其智。譚士失其辯。壯夫失其勇。賢人失其德。飲酒不醉。食旨不甘。服媵不安。聞樂不樂。雖吉日良辰。不克燕喜。受是鬼責。而輕者拘。重者亡。有病而死者。焉。有失心顛狂者焉。甚至殺人及自殺也。魍魎之爲厲如是。今公子夢見之。毋亦假而不還。貫

而不償。以致鬼責乎。卽不悔過責已。端悛其行。務崇儉德。將恐有魍魎實爲祟。寧徒夢見之哉。

樂施第二

仁者樂施。儉者重予。施而無節。必傷財。傷財必至匱乏。一至匱乏。則雖有仁義。不能行之。重予則貨殖。貨殖則用足。苟用足。則仁義唯其所行。故諺曰。四鄰稱惠。一家則貧。三歲狗彘。百年爲人。夫施者財有不給。受施者無饜。以不給之財。待無饜之望。能不窮者鮮矣。管子曰。倉廩實。乃

浮謂討爵也

知禮節。衣食足。乃知榮辱。孟子曰。人無恒產。因無恒心。不其然乎。故人不可以無恒產。夫既有恒產矣。不可以不知所以保其產也。何以保產。曰。節用而已矣。節也者。為之限也。竹有節而不可越。木有節而不可析。節也者。止焉而不得過之謂也。是故有國有家者。必知節用。而後可以行仁義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之義大矣哉。齊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嬰也。公曰。何

竹木之車曰棧

故也。陳桓子對曰。嬰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而棧軫之車。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遺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而棧軫之車。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而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

之賜當
作賜之

播之一
作播越
是

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其臣下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舟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也。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

國之間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陳子。如晏子者，可謂知務矣。景公可謂能聽人之言矣。禽滑釐少家貧，落魄而行，窮于塗，憩于樹下。有野老荷犂牽牛而行者，亦憩于樹下，與語。野老曰：孺子何爲者也？對曰：我禽滑釐者也。野老曰：何爲而窮也？滑釐曰：吾父仕於周，爲元士，性好施及沒，室無餘財，而頗有負債。鬻衣服器皿以償之。吾父所施惠者，莫我肯顧。覲之則避，從之則

閱我無以爲依。家人離散之四方。我無以爲家。因出宦學。是以憊也。野老曰。子先君子。其世所謂仁者也。與。吾聞之。大仁不仁。爲仁而近名。其爲仁也小。是故近名之仁。不足以悅人。無義之施。不足以見德。意者子先君子。無亦好小仁。而好繼富乎。何以知之。夫我農夫也。無知也。唯知耕作。吾嘗以耜耕終日。不過數畝。嘗以犂耕。一日終數頃。而有餘力。此小大之說也。培苗先其瘠者。漑禾先其病者。此緩急之義也。我是用知

之。滑登曰。然有之。我今猶有負郭之田二頃。及先人敝廬。吾欲以之爲生。竭手足之力。而不足以養母。我夫妻不飽糟糠。夙債如山。索者填門。我小子何以堪之。是以寧釋是去。求爲生之捷徑。弗忍瑣瑣焉。久守旦夕之業也。丈人有意。幸以教我。野老曰。吾聞之。天雖能生。弗能產。不樹之桑。地雖能養。弗能長。不培之梁。人雖能作。弗能充。不闔之倉。釋其所有。而求其所無。不亦難乎。子幸有田廬在。盍趣歸爲生於乃家。誠能夙

夜勤勞。以修先人之業。何患不興。轉敗爲功。可不勉乎。今子徒希不幾之近功。而忘克家之良圖。吾爲子過之。於是禽滑釐赧然汗流沾衣。再拜而謝曰。我過矣。我過矣。敬受教矣。敢不奉行。請從此辭。遂還歸家。躬耕于野。妻織于內。矢絕外慕。專攻厥業。未幾生產復故。十年富冠州里。後師事墨翟。而學節用之道焉。遂以是游于諸侯。子貢謂禽滑釐曰。賜聞諸仲尼曰。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子之於

治生也。其困而知之者。與滑釐曰。唯然。至於先生。可謂生而知之矣。子貢曰。何爲其然也。我學而知之者也。曰。先生惡乎學也。曰。學於仲尼。曰。仲尼之教奚若。子貢曰。昔賜問政於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吾是以知政自足食始也。夫子嘗言道國曰。節用而愛人。齊景公問政於夫子。曰。政在節財。夫子嘗語曾子諸侯之孝曰。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其言庶人之孝則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吾是以知節之爲道。其利博也。夫

子適周。觀于后稷之廟。有金人焉。銘其背。使弟
子識之。銘之言曰。無多事。多事多患。吾是以知
多事之爲患也。公西華爲夫子使於齊。冉有爲
其母請粟。再請而夫子益之。不過庾。且曰。君子
周急不繼富。吾是以知用財之有道也。諸若此
類。吾盡識之。日暮從事。莫敢忽諸。夫自治家以
上。至於治天下。未有不由斯道者也。仲尼之教
如此。賜豈不學而知之哉。若夫聞而不知。知而
不行者。其所用其心。與我異耳。困而知之者。困

其福也。子其勉之。諺曰。遺金無利。破家興嗣。斯
之謂也。衛公孫克問於子貢曰。何以爲國。子貢
曰。足財。曰。何以足財。曰。節用。曰。何以節用。曰。省
事。公孫克曰。請問省事如之何。子貢曰。事之在
國家。猶草之滋生也。不芟其蕃。將蕪穢。不可爲
也。故善治事者。務時省之。省事者。陳衆事而視
之。然後省其冗者也。五年一小省。十年一大省。
則無多事之患矣。公孫克曰。敢問省其小者。謂
之小省。省其大者。謂之大省乎。子貢曰。否。不然。

凡省事省其冗者。然事之冗者。亦有顯微焉。冗而顯者。衆皆睹之。故易除也。至於冗而微者。唯智者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故難除也。所謂五年一小省者。除其易除者也。十年一大省者。除其難除者也。夫君子惡多事。時視而省之。譬如淘沙。譬如揀菜。大者裁而小之。多者省而寡之。非果斷之至。其孰能與於此。是故苟欲節用而不省事。猶欲湯滄而加之薪也。此謂不知本。瞽鮀躄衍。聾兌三人相與友。鄉人矜其不成人也。更

來飲食之。一人得酒食。則三人必共之。既食且飲。欣然樂而喪其不成人。醉則躄衍歌。瞽鮀嘯。聾兌舞。律呂相和。靡不中節。俄而鄰家失火。三人遽將避之而不能。且恐相失。莫知所出。有人教之曰。瞽者負躄者。而聾者相之。則可以行矣。於是三人從之。遂免難焉。智哉是人。此以有餘補不足之術也。夫以瞽與聾行。聾與躄視。躄與瞽聽。合而用之。雖行千里可矣。況暫避難乎。所不足者。三之一已。何患之有焉。是故能以有餘

補不足。則天下可均也。不能以有餘補不足。則不可以齊家也。況於損不足益有餘乎。螭謂夔曰。子亦能行乎。夔曰。子自多其百足與。子以百足行。吾以一足踰蹕而行。子不速乎。子。子不遲乎。子。子與子偕行。子之所至。吾亦至焉。未嘗後也。子何得以而多足笑吾寡足乎。以吾觀子。子之九十九足。豈非長物與。子必盡用之以行。不亦煩乎。蛇在側曰。夔爾亦足其一足。而煩夫多足。子以無足委蛇而行。子與子偕行。子徐亦徐。

子疾亦疾。子之所至。吾亦至焉。未嘗後也。涉水則涉。緣木則緣。無所不足。無不能而止。由吾觀之。子之一足。亦徒長物也已。造物聞之曰。善哉。知無之用也。夫多少有無。亦物之自然也。我奚與焉。是故有而樂其有。則益之以天下之有。亦有所不足焉。無而樂其無。則無所適不足也。其足與不足。吾將如之何。若夫無而不能樂其無者。其盜賊之機與。

有土第三

有土之君。財用不足。則不免仰給乎市井之人。賢智之士。衣食不足。則不免乞貸乎庸俗之人。夫有土之君。尊位也。今迺屈其尊。而低頭於市井之人。賢智之士。人之所敬也。今迺屈其節。而折腰於庸俗之人。此其故何也。以己不足。就彼有餘也。人而若是。豈不亦可恥乎。恥之奈何。足財而已矣。夫天不徒生。必有以養之。孝經曰。因天之時。就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庶人之孝也。詩云。孝子不匱。是故人道莫先於治生。爲

政莫先於足財。夫人雖孝。而衣食不足。則弗能安父母。君雖仁。而財用不足。則弗能安百姓。人有天祿。治生之謂也。民之治生也。農工商賈。所業不同。苟能攻其業。則皆仰可以事父母。俯可以畜妻孥。此民之天祿也。仕宦而穀。凶年不饑。父母有甘脆之儲焉。家人無離畔之變焉。衣服時備。祭祀無廢。此士之天祿也。爲家而齊。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車甲時修。養親有常珍。宗廟不絕血食。此卿大夫之天祿也。庶官必備百

姓樂業。倉廩實。府庫充。牛馬在牧。麋鹿在囿。財用無匱。社稷不絕。血食。此諸侯之天祿也。三公崇德。六卿分職。朝無廢政。外戶不閉。四海會同。遐夷貢獻。無求不得。無作不成。祭祀不後時。庶類無不得所。此天子之天祿也。人有是天祿而不能立于世者。皆不能治其生者也。若然者。不能保其天祿。天祿必將去其身。天祿一去。求爲匹夫。且不可得也。豈不悲乎。故人守其分。斯治其生。治其生。斯保其天祿矣。天子曰兆民。諸侯

曰萬民。皆君之所畜也。大夫以下。至於庶民。皆有所畜。不知所以畜而可乎。故人苟有天祿。而弗能畜人。亦弗能自養。斯之謂竊天祿。竊天祿者。天誅不可追也。堯舜之讓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薛君田。獲大狙如人焉。試食之。栗盡。大如拳者三十枚。而未饜。益之大。梯二十枚。然後略飽。薛君曰。偉哉狙。此物而教之舞蹈。豈不可觀乎。於是召狙公。使其視之。狙公曰。此老狙也。不可教也。薛君曰。教狙何如。對曰。臣之教狙也。常

一本天誅
上有必
有二字

迨其穉小。取其生數月。斷乳能食者。而勞其筋。苦其骨。饑其腹。道之以手。誨之以言。弗惠則箠之。夫既受教。則與之食。紆其箠楚。由是習慣。日就月將。然後應臣命如響。隨臣指麾如景。若斯者。豈一朝一夕所能致也哉。發其天機。見其天性。非少成不可。若夫老者。體習安便。心染嗜慾。弗能受教。誠答之至死。不可變也。兀然多食。坦腹而坐。又何伎之能。薛君曰。善。遂罷之。魏文侯問於李悝曰。寡人聞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食。何謂也。李悝對曰。君以必耕三年。然後得一年之食。與斯言也。非斯之謂也。凡制國用。四分一歲之入。而食其三。餘其一。積三年所餘。得一年之食。以爲蓄積。是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也。文侯曰。四分一歲之入。而餘其一。所餘不已多乎。李悝曰。君何以爲多。夫大風淫雨。火災霜雹。傷禾。旱蝗饑饉。自天者也。地震山崩。河決水溢。自地者也。寇盜亂賊。自人者也。此數者。皆國家不虞之患也。雖不必歲有。而三歲五歲一

作。當其時也。事之大者。盡三年之食而不足。小者亦有用一年之食。若有幸而久無數者。患然。軍旅征役。國家時有。苟非倉有餘粟。府有餘財。何以供其費用。若臨事無以供其費用。則弗能不取諸民。暴斂自是始也。暴斂而不足。則弗能不仰。援於人。假貸自是始也。夫假粟布者。歲時納子於其主。不能納者。負之。於是子又生子。如鼠生子。蕃息無窮。至積之久也。有以數歲之入而不能償者焉。從是以往。有士民而不能畜。有

仁義而不能行。有邦家而不能保。有城郭而不能守。夫如此。則封君諸侯有富名而無其實者也。何以能久哉。故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豈不殆哉。古之人。其有見於斯。故爲之法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此其深謀遠慮。非後人所能及者也。今也。天下擾亂。國家多故。雖四分歲入而餘其一。猶恐不能支軍國之用也。況所餘不及四之一乎。而況初無所餘乎。是豈不岌岌

其殆乎。臣以古法於今猶少也。君以爲已多乎。文侯曰善。謹受教。季悝言於文侯曰。臣少之時。宦於中山。舍逆旅。遇異人。語臣以盡地力之說。其言甚有條理。可聽也。臣心悅之。因再拜執几杖而進。曰。僕梁西鄙人也。游宦到于此。今者天假良緣。得見先生焉。幸甚。鄉也聞先生之言。僕所未嘗聞也。僕大奇之。願遂學之。死且不朽。惟先生勿吝慈教。爲僕卒其說。僕雖不敏。請嘗試之。異人曰。善哉。孺子可教也。古者有神農氏之

教。唐虞之際。棄得之爲后稷。教民樹藝。澤流天下。後世棄之。曾孫公劉克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爭歸之。國以殷富。至於文武。奄有天下。是周王業起自地利也。地利之說。所從來遠矣。周之方興也。呂尚往歸之。聞地利之說於周人。及封於營丘。遂用之。其國闢草萊。利魚鹽。勸女功。極技巧。民多歸之。齊由是爲大國。厥後管仲得其遺法。及相桓公。執國政。大任土地。益便魚鹽之利。由是國富兵彊。諸侯畏之。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實管仲之力也。自管仲死。而其教不復存乎人。僅有其遺書而已。當是之時。周亦衰矣。地利之說。隱于田野處士之家。莫能舉而行之者。后稷公劉之教。幾乎亡矣。降至近世。越有大夫種范蠡之二人者。實能奉先聖之遺教。以相其君。而任其國政。句踐之滅彊吳。遂霸諸侯者。用是二人也。方今之世。海內擾亂。諸侯力爭。雖有至道。人不暇學。雖有善教。上無庸行。雖有智術之士。不遇桓公句踐之君。何所展其力哉。

余少也。志于濟民。嘗從周人。受后稷公劉之遺教焉。遇時之艱難也。不得施行。既云老矣。不復能有爲矣。齎志以死而已。我有一編書。今見子之篤信。將以授子。乃出其書以授臣。臣再拜受書。其人因又語臣以其要。臣悉識之。問難論議。終夜未已。到于天明。異人將行。臣攬其袂而固請從。弗聽。因問姓名。弗告而去。莫知其爲何人也。臣既受書。朝讀暮誦。十有餘年。未嘗廢業。今已通大義。書之言。乃所謂盡地力之說也。臣願

欲爲君一試之。惟君圖之。文侯曰：盡地力之說若何？李悝曰：所謂盡地力者，使地無遺利之謂也。夫地者，五土之大名也。何謂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天下無不生物之地，地之所生，唯穀與桑麻爲民用之急。故天下土地必先樹之。雖然，水土所生，風氣所毓，物性各殊，且也。南方所有，而北方無之；北方所有，而南方無之；東土者嫩，而西土者惡；西土者嫩，而東土者惡。非人力所得均之也。故

知盡地力者，率其土性，不害所生，不疆所無，務贍民之衣食，利國之財用。然後有與無交易，饒與乏均分。彼此皆得其利，無有憾者。夫如斯，則地無遺利，而方寸之地，無不爲寶者也。不知盡地力者，反是不審土性，不察土宜，唯穀與桑麻是求。爲田不可，則棄之；曰：我土壤塿也。曰：我土瀉鹵也。曰：我地不善，不可以爲國也。豈不悖哉！夫地出萬物，無非所以利民也。設使天下土地唯生五穀桑麻，不生它物，則民且憾焉。爲其用

境增不乎也。一曰
瘠薄也。三王世
家曰燕地

呂氏春秋魚之美
者洞庭之鱖東
海之鮪注曰魚
名按魚之大者曰
小者曰鮪

不利也。是故五土所生無非所以利民。五方所
產物性雖殊無不養厥民。夫雍冀之黍稷荆揚
之稻洞庭之鱖東海之鮪雲夢之芹具區之菁
燕秦之粟江南之橘暨我安邑之棗此皆天下
所謂嫩味者也。至若蜀有蹲鴟而厥民不饑越
人果隋蠃蛤而厥食無匱雖無海鹽則有鹹池
雖非麻油則然魚膏。又有土石以代柴毛羽以
代帛者是天地之養人何所不至哉。故能取地
利者因其所有以致之用不能取地利者不識

夫地者一
本無者
字是

其所有而遺之故不得和氏則荆璞徒為庸石
不遇太公則齊永為瀉鹵不食之地是地利亦
豈易取哉實有待于識者也。夫地者萬物之府
藏也貨財出焉羣生資養惟人之資於地也。於
物為厚苟資焉厚則如之何得不勞乎。是故欲
盡地力者必盡人力。如徒知取地利而不盡人
力未有能得之者也。所謂盡人力者非徒勤民
之謂也。上之人亦躬親其勞也。若禹之股無胈
脛無毛后稷公劉之手足胼胝不其然乎。古之

卷一
三

人皆用是道。以成大業矣。雖今之人。誠有盡人力以能盡地力者。雖小國。尚可以致富彊也。而況大國乎。臣所聞於師如此。竊願爲君一試諸魏國也。臣觀魏之爲國也。絕長以補短。方數百里。不可謂小國也。然君之治地者。不竭其智力。民罷于軍役。不得盡力於農畝。是以田野不加闢。五土多遺利。斯之不察。而唯戰爭是務。非所以守社稷也。竊爲君不取也。文侯曰。寡人不肖。未聞社稷之長利也。今先生言之。予甚欲行之。

如何則可。李悝曰。君若聽臣。卽命臣以土地事。委任勿貳。臣請竭股肱之力。以上報十年底績。二十年。俾君之國富彊倍今日。若臣言不效。則重戮臣以欺君之罪。臣請受鈇鉞之誅。弗辭。文侯悅曰。善哉。惟先生良圖焉。於是李悝乃行盡地力之道於國中。前後二十年。民物蕃庶。財用豐足。國以治彊。文侯卒。武侯立。益修其政。魏遂成大國。李子之力也。

琴乙第四

琴乙家貧。力作于梁。年三十而未室。聞三川竇叔起酒家。保家貲累鉅萬。富埒封君。欲往問焉。裹糧以行。未至數里。望見高門如丘。夏屋如陵。炊煙如雲。既入其閭。則車馬塞路。造其門。則賓客雜還。男女出入者。駢肩接踵。琴乙徬徨踟躕。不敢入。斂容而立於門外。三日三夜。於是門者訝之曰。客何爲者也。琴乙曰。僕大梁琴乙者也。聞竇君善治生。以致富。願得借階下盈尺之地。一仰顏色。而無因爾。丈人有意憐我。其肯爲僕

入請於竇君乎。否。門者熟視琴乙曰。諾。遂入。因內人以告竇叔。竇叔乃命家僮延客於西序。琴乙執一鷺雛以入。就位。有頃。竇叔出見琴乙。琴乙前委贄。卻復位再拜。竇叔答拜。琴乙鞠躬而立。竇叔言曰。善哉。子之遠來也。其將何以見教。琴乙對曰。僕大梁鄙人也。不幸蚤喪父母。孤貧無以爲家。力作以給食。苟無疾病。尚可以終年也。夫壽夭者命也。雖以若僕之貧。朝不及夕。焉知其不有天壽乎。僕惟以若斯生。終若斯年。徒

填溝壑耳。其與犬馬之死。何以異乎。是則可悲也。詩云。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此之謂矣。故僕嘗謂不富非人也。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言信然。夫有土之君。世卿之家。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僕嘗觀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焉。萬則僕焉。夫天之生民也。均斯人也。今乃富則役人。貧則役於人。是何富之可尚。而貧之可慙也。由是觀之。人而長貧賤。亦足羞也。僕聞人之言曰。弗求胡

得。僕厭貧而欲求富。顧無立錫之地。尺寸之布。僕之求富。猶之不播種而望秋成也。僕固知其不可也。仄聞主君有致千金之術。是以不辭遠道。百舍重趂。而來願見。今者主君不卻不肖。辱賜容接。幸甚。乙聞之也。至道難聞。善教難遭。乙今得見主君。是天賜之時也。乙不以此時伸下情。將終身弗得焉。故願有請。敢問何如。斯可以治生矣。竇叔曰。善哉。問居吾語子。夫富無經業。貨無常主。聚之則聚。散之則散。能者輻湊。不能

者。瓦解。貨不苟聚。必從其類。貨為難養。動之則耗。貨為難保。役之則畔。貨為難長。玩之則消。貨為難守。慢之則亡。貨為難使。勤之則逃。是故聚貨有道。方其獲之也。待之如賓。既收之則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事之如君。敬之如兄。愛之如弟。畜之如子。信之如友。夫如是。則貨之聚猶鳥之歸林。獸之走澤也。夫既聚矣。則視之如傷。莫之敢暴。謹其閉藏。固其管鑰。及其使之也。如不得已。有故捐之。則小者如拔毛。如刺血。大者如斷

夫貨者
一本無
者字是

指。如解四體。夫貨者。有盡之物也。人之用貨也。其心無涯。以有盡之貨。隨無涯之心。云何不窮乎。故苟志于富。而不忍其情。不窒其慾。未有能富者也。夫富之難得也。尚矣。富之難保也。甚矣。保富有道。勿耽聲色。勿媿衣食。勿飾宮室。勿樂佚遊。勿遊玩好。勿觀博奕。勿嗜酒。勿招客。勿妄予。勿妄貸。勿聞禮義之譚。勿悅仁人之言。夫然後可以保其富也。如徒知致富。而不知所以保之。則右手得之。而左手喪之。長乎前。而消乎後。

所得不補所喪。所長不及所消。卒歸盡耳。若夫聚之以年歲。而一朝亡之者。又胡足道也。子往懋哉。吾無隱乎爾。致富之道。如斯而已矣。琴乙悵然頃之。曰。異哉。主君之語富也。非乙所求也。夫人之求富。爲遂其欲也。所貴於貨。其濟用也。有貨而弗用。藏而弗出。則如無貨。必若主君之云。則是富之與貧。無以異也。若僕之貧也。力作勤苦。僅免凍餒。上無以奉先祀。下無以畜妻子。是以親者日疏。交遊日薄。僕每爲是太息。以爲

人而貧賤。不可以爲人也。故冒艱險。來見主君。今主君命僕勿聞仁厚禮義之言。始僕之問於主君也。以求成人也。及聞主君之言也。殆且害人也。僕不敢從。若乙也者。貧則貧矣。雖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作也。唯力所勝。不傷筋脈。一日動得粟二斗。錢五十。以爲衣食。日夕則洗足坐臥房中。斗酒自勞。酒後耳熱。拊髀浩歌。遂以醉瞑。不須衾枕。夢寐晏如。勞而後休。故身安。遽廬饑而後食。故口甘藜藿。不遑佚樂。故血脈

無雍滯之患。不近美色。故精氣無斷喪之慮。器用不具。囊橐無裝。故外內無盜賊之虞。弗敢犯國之法禁。故無以觸刑辟。誠若是。則雖終身焉可矣。人生儵忽。如驥過隙。從主君之道。縱幸得富。徒爲人守藏耳。君子之言曰。富貴在天。豈不信哉。子與其慕主君歎然之富。寧守吾自足之貧焉。請從此辭。

有人第五

有人爲士處。則無產。出仕。則不獲乎君。學。則不

得卒業爲農耕。則饑饉薦臻。爲工資裘。則歲暄資蓋。則歲大旱。爲商居穀。則國有年。於是聞它邦有饑。舟輸其粟。則鄰糶先至。若然者。智非不足也。時非不利也。乃事拂其所爲。而進止皆不可。此何故也。乃窮之爲崇也。昔者驩兜氏有子。不才。舜旣放驩兜于崇山。於是其子流離餬口於四方。卒餓於萊莊之塗。死而爲厲。居槐江之東。恒山之西。其名曰窮。窮之所至。使人貧乏。窮之屬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司不同。人一遇之。

未有不爲所困者也。雖聖人且不能免焉。況庸人乎。寬父笑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消與息相代。虛與盈相推。何常之有。寒極而暑。暑極而寒。是晝夜之道也。是故尺蠖屈而後伸。龍蛇蟄以存身。物既然矣。人獨不然邪。老聃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其相薄也。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愔焉。愔焉。莫知其所。以然窮乎。吾知爾不終困人夫。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至哉言也。夫人有

窮達。道有通塞。窮達者。命也。通塞者。時也。時亦命也。命亦時也。知命隨時。君子也哉。君子唯道莫重焉。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也。與命也。廢也。與命也。吾何敢揣之。古之君子。忘窮忘達。忘通忘塞。忘忘窮達。通塞忘忘其忘。上焉者。并與君子之道。忘之。渾渾然與天同運。與地同處。與萬物偕化。盛哉德乎。寔亦至矣。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荀卿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

貧窮忘乎道。趙武靈王胡服招騎射，不喜寶玩。大夫以下效之。國中化之，皆斥賣珠玉珍噐。於是邯鄲賈人有公乘紇者，捐千金，盡買國人所斥賣珠玉珍噐。人笑其迂也。公乘紇曰：夫焉知余所爲。武靈王卒，子惠文王立，好珠玉而不悅女色。命宮人皆去其首飾及媿衣裳。國中又化之。大夫以下皆斥賣其婦女首飾及錦繡綵段。而爭買珠玉珍玩。公乘紇乃鬻其所居珠玉珍玩，而又買婦女首飾及錦繡綵段。人乃不復笑。

其迂。及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好女色。宮人首飾衣被，直數十百萬。國人化之，婦女皆競媿其服。公乘紇乃又出其所居婦女首飾及錦繡綵段而鬻之。於是乎公乘氏之業，其利不訾。前笑者皆服其智。云。文子曰：人之所貴而居其貨，人之所賤而廢其貨者，非良賈也。所謂良賈者，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白子曰：善治生者，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欲長錢。

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韓子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文摯見衛君。衛君曰。吾聞子良醫也。寡人有不治之疾。子豈能治之乎。文摯對曰。何哉。君所謂不治者。臣聞之扁鵲曰。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

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臟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此六者與死病者。固醫所不治也。其它無不可治者也。故曰。疾可治也。死不可生也。今君生于深宮。而長于婦人之手。居則夏屋幽房。食則甘脆肥醲。衣則狐貉縑帛。輕煖燂燥。出輿入輦。皓齒蛾眉。不離左右。緩帶而坐。厚被而寢。雖有金石之質。猶將銷鑠而盡焉。臣觀君之肌膚白皙。筋骨

挺解。四體惰窳。起居孱弱。譬如鄭女曼姬。婀娜綽約。不勝羅綺者。狀意者。君疾得非燕安過度。放情縱欲。以致爾乎。今世貴人。誰獨不然。雖令醫治之。以藥則不堪。其瞑眩。以砭灸則不能忍。其痛。飲食則不能絕。其嗜。居處則不能適其宜。而徒責效於醫。不效。則罵以爲下工。夫若是者。雖更百醫。不能得效焉。雖君之疾乎。苟信醫言者。尚幸可安也。不則固將在所謂不治之數矣。衛君曰。然。余固有之。雖然。寡人非茲之言也。寡

人病貧。寡人固多病。而莫疚於貧之爲病也。寡人嘗訪羣臣。莫之能爲者也。余是以云。文摯曰。摯賤工也。知治病而已。何能治貧。雖然。以臣事觀之。治貧亦猶治病無以異耳。醫法。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虛者。正氣虛也。實者。邪氣實也。人身邪氣實。則正氣爲之虛。醫者瀉其實。補其虛。邪氣去。正氣復。其人乃安。此臣所聞於師也。今夫食者。民之所天也。穀粟貨財者。國之正氣也。穀粟貨財匱于國。是正氣虛也。穀粟貨財之

穀粟貨財者一本無者是

所以匱于國者。其君縱欲。而諛臣濟之也。夫君縱欲。而諛臣濟之。是國之邪氣也。至於廣苑囿。污池。高臺榭。畜禽獸。飾輿馬。峻宇。雕牆。姬妾數百。雜遝後庭。倡伎侏儒。出入追隨。是邪氣實也。善治國者。卑其宮室。斥其姬妾。罷其倡伎侏儒。苑囿污池臺榭之樂。禽獸之利。必與民共。而屏其諛臣。是爲瀉其子。愛其民。而使之以時。不妨農務。來百工。而使各盡力於其事。哀鰥寡。恤孤獨。救患難。賑貧窮。是爲補其母。夫人有疾。則急

於除其疾。疾去。則務在調理。治國家者。亦宜然也。故既瀉其所瀉。補其所補。然後任賢使能。事尚儉素。崇孝弟。興禮樂。是乃調理國家也。夫如是。而國不富。君不安者。臣未之聞也。夫醫方自黃帝始。黃帝者。古之聖天子也。彼其治國家也。豈異於治人身哉。人身有元氣。國家亦有元氣。能保其元氣。所以長久也。臣竊謂治國家。猶治人身也。所治小大之異耳。故曰。上醫醫國。豈虛語也哉。雖然。摯也。賤工。未學醫國也。今君辱下

問臣不敢不對。惟君察諸。衛君曰。善哉。良醫也。重賄之。夫文摯之言至矣。何世主之察不及此也。是故天下之人。未有不治生產而能有立者也。故庶民而不治生產。其誅至死亡。士大夫而貧。是竊其俸也。邦君而不能畜其臣妾。假而不歸。雇而不償其直。是竊天祿也。天子而好聚斂。與民爭利。使百姓不得其所。是竊天位也。竊人之財。謂之盜。苟有其祿。而不能畜其人。有其位。而不能惠其下。是之謂在位之盜。小人之爲盜。

也。人固惡之。君子而爲盜。其謂之何哉。莊子曰。力不足則僞。智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君子之盜。亦豈不由財之不足邪。故人足所履。不過方尺。然行獨梁者。股戰難進。爲其旁無餘地也。今夫人之所食。不過乎一日粟五升也。所衣不過乎冬緇袍一。夏葛衣一也。所居不過乎環堵之室。可以容膝也。過此以外。皆爲無用之物也。雖然。盤無餒餘。不足以取飽也。寢衣不長。一身有半。不足以取煖也。堂無東西序。不足以取安也。

由此觀之。無用之爲用也。不亦大乎。故人知無用之用。然後可與言治生也。夫知治生者。能取無用於有用之餘。存有事於無事之中者也。人不可以一日無衣食。亦不可以無宮室。此衆所知也。善治生者。於衣食宮室之中。常存其無用。以待有用。所以臨事亡匱也。是故勤動趨事。治生之大本也。量入以爲出。守產之大經也。存贏餘以備不虞。通變之道也。若夫縱其欲。極其樂。侈其用。以傷其財。卒至乏困者。滔滔焉。天下皆

是猶且曰。吾不知計算也。吾不事生產也。所行者。仁義而已矣。焉知其它。噫。亦愚矣哉。夫及其用不足也。弗能不乞貸以爲給。國家聚斂之作。不亦職此之由乎。若然者。惡在其行仁義也。世之君子。何其易言仁義也。可謂不知耻也已。如耻之則奈何。制節謹度而已矣。易云。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之謂也。慎到鄰人有鑿井者。以豚肩卮酒祭之。祝曰。鑿井不深。八尺。維尋。何必取水。泥沙皆金。慎子聞之。

曰。是不祥之祝也。客曰。何哉。慎子曰。鑿井以求水也。若不得水而獲金。是不祥之獲也。客曰。天地之間。金少水多。故人之求之也。水尤易得。而金尤難得。是以金甚貴。而水甚賤。金之爲寶也。尚矣。鑿井而獲金。何以爲不祥。慎子曰。不然。夫水能養人。金能養人乎。是故人家無金。未害於生道也。一日無水。則不能保生。是水之爲寶。顧不重乎。夫人之所患。莫大於饑渴。是故食以療饑。飲以救渴。所以爲智也。耕田以謀食也。鑿井。

以謀飲也。設命天下之田。不生禾而生玉。天下之井。不出水而出金。則是死天下之人也。不祥孰大焉。夫衣食宮室之於民生也。所關寔大矣。然匪止斯。几席之安體。杖之扶老。耒耜之耕。鋤之耘。舟車之攬載。以致遠。弧矢之威天下。規矩準繩之爲方。園平直。釜斲之爨。燧之取火。觶之解結。刀之斷諸。若此者。不得是器。未有能濟其事者也。是故天下之物。誠得其用。則織芥之微。可以直金璧矣。語曰。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

無常時使物然。豈不信哉。夫一壺之輕。千金不若者。時也。中用也。是故物無定價。貨無常貴。用之當。則天下無非寶之物。奚獨金璧之爲貴邪。然物固不齊。物之與物。弗能通其用。故得其用。則有功而貴焉。不得其用。則廢焉。若乃未明物之用。焉知纖芥重於金璧邪。卜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斯之謂也。

臯賓第六

魏有弄丸者曰臯賓。自秦來。弄丸於安邑之市。

觀者如堵牆。臯賓之弄丸也。初以一手弄二丸。尋益一丸。而兩手弄之。一丸常在空中。尋又益一丸。則二丸常在空中。又益一丸。三丸常在空中。既又弄二大丸。與二小丸。又以一鵝卵。一雀卵。一鉄。一鏗。一粒菽。同弄。或以盤盂廁之。或以杯水同弄。而承之以長竿。伎巧百出。不可具狀。弄之移日。未嘗有失焉。弄畢。衆皆稱善。有一人進謂臯賓曰。來爾臯子。吾與子言。吾觀子之伎也。巧哉神乎。子惡乎得之。雖天下之伎。其誰與

子爭能也。余意以子之伎巧也。施諸它事。豈不亦善乎。乃若是屑屑焉。何哉。吾觀子之狀貌。似不甚富者。竊爲子惜已。意者子亦跡弛偷安。與何不自振。乃爾。僕生不才。長不滿七尺。力不足以供一夫役。智不能辨物。書纔記姓名。凡百伎藝。一無所能。貧無置錫之地。年且三十。爲人賃舂。得錢三百。以賣漿於大梁之市。夙夜勤苦。十有餘年。幸貨殖。至有家僮百人。是僕之生產。不亦進乎。然此豈僕以才能致之也哉。乃其所爲

近於利耳。今子以若伎術。而不能富者。豈才不足也哉。乃其所爲迂耳。子盍思諸。臯賓莞爾而笑。曰。子誠市井之人。唯知商賈之利而已。焉知其它。子請明告子。天下之人。無不有業。豈唯民哉。冕服殺牲以郊。衣冠以日視朝。慎萬機。救兆民。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此天子之業也。奉社稷安百姓。修其職貢。以事一人。此諸侯之業也。進則事君以忠。退則治家有法。達政事而正國。經保私邑而守宗廟。此卿大夫之業也。學以成

其身定志執德砥厲廉隅。立於朝有不可犯之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此士之業也。夙興夜寐。孳孳從事。勤動匪懈。檢束節用。以養父母。畏法禁。懼刑辟。保其家產。而和其室人。此庶人之業也。故自天子以下至庶人。業各不同。所勞亦殊。有勞心者焉。有勞力者焉。勞心者爲君子。勞力者爲小人。是其所勞雖殊。自予觀之。皆所以治生也。是故治生之事。夫人可爲也。曷爲擇乎。且人心不同。所向殊方。故

有登山而獵者。有入水而鮫者。有夏日陶冶而流汗者。有冬月泔泔統而龜手者。此果孰是孰非。孰難孰易。孰勞孰佚乎。且夫夏葛冬裘者。人之常也。而優者厚衣以戲于盛暑。方士赤體以立于風霜。人不一日三餐。則餒而安。期羨門之徒。乃辟穀絕粒終身。人情靡不親父母。愛妻子。而修真之流。有離父母。屏妻子。而獨與麋鹿處者。酒肉茹葷。男女宴樂。人之所欲也。而巫祝乃不飲酒。食肉茹葷。遠男女。而狎鬼神。人靡不惡

死而仁人義士乃殺身以成其行。諸若此類。自予觀之。亦皆所以治生也已。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弄丸者。吾所能也。賈術以爭錐刀之利者。吾所不能也。今子以而所能。責我以所不能。賈也。小人雖死。弗能受命。東郭先生聞之。曰。善哉。言乎。吾亦將云。人皆有生。生不可不治。人必有事。事也者。所以治生也。故天下之財。有與無交易。天下之事。能與不能交易。夫如是。然後天下治也。人身安所習。苦樂得失。易處皆然。奚得自外。

議之。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矣。寧末伎之云乎哉。臯子其達乎。且其言進於伎。詩曰。詢于芻蕘。猶信夫。是故古之善爲國者。俾四民各殊其處。以絕夫外慕之心。使其不見異物而遷焉。則管仲之治齊是已。心壹則其業就。心貳則其業不就。此四民之所同也。計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端則窮。故苟有外慕之心。而亟遷其業者。未有能成者也。且消息盈虛者。天地之常也。無消不息。無虛不盈。消者。息之胚胎。虛者。盈

且消息
盈虛者
一本無
者

之根。莠消之與息。虛之與盈。往來不已。莫知其極。此太易之道也。又何疑之有。雖然。此有餘而彼不足。彼有餘而此不足。凡物之不齊。亦物之情也。若乃夔噬蛇。蛇噬夔。是多乎寡而煩人之多。有乎無而害人之有。物亦有然者也。然則鶴脰脩。與鳧脰短。其果孰得而孰失。鶴不厭其脰脩。鳧不患其脰短。所以脩者不可斷。短者不可續。物之定分也。世乃有欲斷鶴脰而短之。續鳧脰而脩之者。何邪。若然。則其害不可勝言也。故

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欲齊之。將矯其情。矯其情。則是害物之甚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夫萬物之毓于兩間也。森森焉。擾擾焉。我究其情。長短曲直。大小高下。精麤嫩惡。奚翅萬而萬之。自非明智之人。孰能盡之。是故聖人之治天下也。能令萬物各得其所。萬物各得其所。然後各盡其材。萬物各盡其材。而民用足焉。夫物既然。人獨不然邪。是以賢愚壽夭。貴賤貧富。自然而然者。皆有定分。亦孰能齊之。曰齊之云爾。何也。以

有餘補不足之謂也。非謂損彼益此之謂也。不
曰平均天下乎。曰然。所謂賢愚壽夭貴賤貧富。
自然而然者。皆盡其性。則是人人安其分。而上
下不亂。此謂平均。若乃損有餘以益不足。然後
謂之平均。是則所謂斷鶴脛續鳧脛之道也。君
子豈爲之哉。君子不充詘於富貴。不墮穫於貧
賤。匪俛盡其道。從容極其數。優游以俟天命。詩
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尚矣哉。梁人有畜貓者。
命曰家虎。客問其故。對曰。吾貓善捕鼠。捷如掣

電。未嘗失之物。莫猛於虎。故以命之也。客曰。虎
則猛矣。孰與龍之神也。曰。不若。因更名神龍。又
有一人問其故。主人答以所以更名。客曰。龍雖
神矣。不得雲。則弗能升降于天淵。是龍之所以
神者。雲也。不若命之曰騰雲。主人曰。諾。又一人
問之。告主人曰。雲固能令龍升降于天淵也。然
烈風一掃之。則散而失所。是雲之靈。不及風之
力也。盡命之曰烈風。主人曰。諾。又一人謂之曰。
風之力多矣。且能行矣。然有高牆障之。則止。是

牆之力多於風也。請更名曰高牆。主人曰善。又一人曰。牆誠風之所不能過也。然有羣鼠穴之。則毀。是鼠者。牆之所畏也。故不若更名曰羣鼠。於是主人笑曰。止。無復言。吾固知之。捕鼠者。貓也。羣鼠何能勝貓。吾所以命之過矣。鄉也。客之言。徒調我耳。吾其直以貓呼貓。故世之不知足。以踰其分者。皆梁人之命貓也。夫自虎轉更至於鼠。則其不及貓明矣。於是乃知以貓呼貓之爲當。亦既晏矣。夫人欲罔極。而分有涯。苟極其

欲。以踰其分。不智之甚者也。夫欲豈可得而極乎。分豈可得而踰乎。詩云。縞衣綦巾。聊樂我云。不極欲之謂也。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踰分之謂也。晉人有患瘤于項者。取材于山。還而日暮。投空舍宿焉。夜有羣鬼宴于舍。見瘤者曰。客何爲者也。對曰。山下邑人。取材于山。日暮不可行也。故借宿於此。非異人也。鬼曰。子欲食乎。曰。不欲也。欲飲乎。曰。唯欲酒。不欲它飲也。鬼曰。善。因飲之。宴酣。鬼謂瘤者曰。能歌乎。對曰。里巷下曲。

恐不足聽已。鬼曰：第歌。瘤者擊節而歌。羣鬼咸稱善。又曰：子能舞乎？對曰：下節恐不足觀已。鬼曰：第舞。瘤者起舞。羣鬼咸悅。曰：善。於是歡甚至。曉鬼將去。謂瘤者曰：吾曹夜必集于此。子豈能復來會乎？瘤者曰：諾。鬼曰：雖然。子能無食言哉？請必以物爲質。瘤者曰：我樵夫。唯有一斧。它無所有。請以斧爲質。鬼曰：唉。是何足以爲質。觀子項有瘤。可以爲質。因取其瘤。不痛且不見血。鬼既去。黎明。瘤者走歸家。家人覩其亡瘤。因問之。

告之。故里人有患瘤于頸者。聞之。就其家而謁曰：子且復往乎？對曰：未必也。曰：余願攝子事。幸可以去吾瘤也。曰：可也。里人遂往。夜鬼至。見里人曰：惡。是何非昔者所見也？里人曰：疇昔瘤者不幸疾作。故使子來謝諸君也。鬼曰：子亦好酒乎？曰：否。能歌舞乎？曰：略能。今之歌舞。不善。羣鬼不悅。曰：子歌舞不善。吾曹無以爲歡。可趨歸。昔者所質。煩爾致之前人。因以昔者所取之瘤。著里人項。遂遣歸。舊瘤未除。更負新瘤而歸。唯不

自量而徒羨人之禍也。

產語卷上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自量, 徒羨, 禍也, 產語, 卷上, 終]

010190533048

48-13417

